



每晚7点,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仿佛一道无形的指令,**将分散在各处的家人重新召唤到一起,吃吃晚饭谈谈心。**

电视为王的黄金年代

记忆回想起来,总是有气味和声音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夏夜,空气里弥漫着六神花露水和现切西瓜的清香,耳边是吱呀作响的吊扇,以及从那台14英寸“金星”或“凯歌”牌电视机里传出的,略带电流杂音的《渴望》片头曲,偶尔天线没调整好,还会有短暂的“雪花”。

那是一个属于电视的黄金时代——这个形态尚且有点笨重的魔法盒子,迅速成为每个家庭热烈向往的“大家具”。而哪家哪户若是率先买回来一台“彩电”,那绝对是整条弄堂里的大事——它是一个家庭经济实力的象征(一台“金星”约等于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),更是一个通往外部斑斓世界的窗口。

夏夜,每当夜幕降临,这家人的客厅便会自动扩大,变成一个临时的社区电影院。主人家会慷慨地支起一张折叠桌,早早把电视机搬到门口的空地上,邻里们则各自拎着小板凳、竹躺椅,甚至还端着饭碗,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拢过来。小孩子仗着身形灵活,挤到最前排,仰起沾满饭粒的小脸,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小小的屏幕。

屏幕上,有时是霍元甲打出迷踪拳时的民族义愤,有时是许文强在百乐门前的风流倜傥,有时是中国女排夺冠的集体沸腾,有时又是孙悟空腾云驾雾的72般变幻……尽管画面粗糙、信号时好时坏,有时还需要一个人在屋顶上不断调整天线方向,对着楼下大喊“好了没”,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代人童年记忆里最闪亮的一块屏幕。

这块屏幕凝聚的不仅是邻里,也是家庭。

“7点钟,必定要准时开饭。因为《新闻联播》开始了。”80后的张先生是童年就拥有彩电的幸运儿,在他的回忆里,“我爸雷打不动,必须边看新闻边吃饭,点评几句国家大事。我妈呢,就等着新闻后面的《天气预报》,关心明天要不要给我加衣服。而我是在等《猫和老鼠》,就一只猫追一只老鼠,追了好几年也看不厌的。”

每晚7点,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仿佛一道无形的指令,将分散在各处的家人重新召唤到一起,吃吃晚饭谈谈心。这块屏幕以一种温和却又强大的力量,为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全家人都能参与进来的共同话题——无论是对电视剧里某个角色的爱憎,还是对某个新闻事件的争论,都会成为饭桌上最鲜活的谈资。

而这份家庭凝聚力,总会在每年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达到顶峰,成为凝聚全民的力量。从1983年第一届春晚开始,这台晚会就超越了一档电视节目的范畴,演变为一种充满仪式感的新“年俗”。一家人从下午就开始忙碌着做蛋饺肉圆、准备年夜饭,而所有的忙碌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——在春晚开始前,一切都准备定当,全家人舒舒服服地坐在电视机前吃着团年饭。当零点的钟声敲响,窗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电视里是主持人喜气洋洋的拜年声,孩子们兴奋地举起压岁红包,大人们红着脸举杯共饮。那一刻,电视屏幕内外,家的温情与国的喜庆同频共振。

变化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

那一块曾经温暖过几代人的屏幕,是从什么时候开